

橫跨兩宋的人物畫家—蘇漢臣

(本文刊登於 2011 年行天宮 10 月份雜誌 /徐偉珍)

蘇漢臣是橫跨兩宋的人物畫家，也是以畫筆紀錄時代一大畫師，在他的作品中，我們能看見時代的演變，也可以做為後人研究宋朝民俗的重要史料。如「秋庭嬰戲圖」中，孩童利用北方的「棗」作為玩具；在「妝靚仕女圖」中，我們可以看見南宋雅愛植栽的風潮等，其他如「雜技戲孩圖」和「貨郎圖」等被歸類為他名下的作品，也可見證古代孩童日常生活的樂趣。

蘇漢臣(1094—1172)，北宋開封（今河南）人，畫風學習劉宗古、張萱等人，為風俗畫、人物畫家、歷史畫《子卿持節圖》（蘇武牧羊）、道釋畫家，其中尤以「嬰戲圖系列作品」著名，所繪嬰孩被認為是「著色鮮潤、體度如生，熟視之不啻相與言笑者」。初為民間畫工，後因才情卓卓，進入宣和畫院（北宋徽宗）擔任待詔。靖康之亂後，跟隨宋室遷至錢塘，任紹興畫院（南宋高宗）待詔，孝宗隆興初因畫佛像，龍顏大悅，被封為隆興畫院承信郎。傳世作品有《貨郎圖》《秋庭嬰戲圖》《雜技戲孩圖》等。

北宋政局不安定，宋徽宗為天生的藝術家，不但自己能畫、亦能教人作畫，藝術種子在此蔓延，一路浪漫到南宋去。但因徽宗不理朝政，政務都交給以蔡京為首的「六賊」；加上在庭院裝飾的建置上大興土木，人民苦不堪言，內亂不斷，又受異族的覬覦，北宋終於滅亡，此後偏安江南，稱為南宋。蘇漢臣便是跨越南北兩宋的大畫家，從他的畫面中我們也因此見證北宋、南宋的朝代變遷，也看到一個曾經流離的生命在遇到困厄之後依然綻放光芒。

秋庭嬰戲推棗磨



秋庭嬰戲圖
軸·絹本·設色畫
197.5×108.7 cm
現藏臺北國立故宮博物院，

畫中，姊弟二人圍著小圓凳，玩著「推棗磨」的遊戲。棗子是中國北方的作物，當時的江南並沒有棗子，此作應是在徽宗宣和畫院時期完成。

孩童們聚精會神的玩著遊戲，連腦袋都碰到一起了、衣服滑下來了也都沒有發現。小弟弟更是將手支在椅子上，彷彿耗費了很大的專注力。後方芙蓉花倚石而開，下方的白色雛菊圍著一個圓凳，凳上散置著孩童的各種童玩，不知是否是那攤玩膩了，又換玩推棗磨了？

背景花卉可看到北宋流行「黃家富貴」的富麗工巧畫風，裝飾的相當華麗，卻一點也不搶主角的風采。孩童粉嫩的雙頰、嬰兒肥突出的腮幫子、小巧的口鼻，加上尚未被塵俗汙染清澈的雙眸，難怪被人稱讚是「體度如生」了！北宋紡織水準的提高，絲織品的種類繁多，在這幅作品中也呈顯出來，孩童的服飾圖案華麗，顯示當時的工藝水準。值得注意的是，這幅嬰戲圖的主人翁，應是貴族人家的子弟，這可以從衣著上看出、也可以從背景的華麗裝飾的花卉來判斷人物的身分（因為背景跟主角會有一定程度的互襯關係）。就人物身分判斷來說，下面我們介紹的「貨郎圖」中的孩童，服飾不及「秋庭嬰戲圖」的華麗，還有的孩童背上又背了小弟弟、小妹妹，足見平民百姓勞動力不足，必須由孩童分擔的社會情況，哪能有此清閒，像畫中的兩姐弟，玩了一攤又一攤呢？

現在傳世的還有一張《冬日嬰戲圖》，與《秋庭嬰戲圖》無論是畫法、大小、佈局等都有相通之處，故有學者推論他們可能是在室內是用作隔間裝飾用的四季屏

風的兩屏。

妝靚仕女多嬌羞



宋朝與跟金國長期的軍事對峙，終於在西元 1127 年宋高宗趙構在臨安（今杭州）定都，史稱南宋。

「妝靚仕女圖」是一幅典型的仕女畫，大約作於十二世紀中期（南宋）。從畫風來看，這幅作品不若「秋庭嬰戲圖」的富麗堂皇，雖依然有花卉裝飾，但已從鋪張豪華的場景變得較為平淡雅致，但仍不難看到此畫仍存在屬於宮廷貴族的高貴氛圍。

特別之處在於，畫中的女主角是背對觀眾的，以姿體語言來說，是嬌柔、羞怯的表現。無論在東、西方，在畫人物畫的時候，總是會避免畫中人物（尤其是女性）的視線朝向觀者，避免觀畫的人因此感到「威脅感」。所以當「蒙娜麗莎」無懼的直視觀者時，便被許多人批評少了女性的矜持。而在這幅畫的女主人翁，以背影面向觀者，便顯示其「小家碧玉」的儀態，與觀畫者沒有眼神上的接觸，也顯現其身分的不同。將旁邊的丫環相比擬，丫環眼神雖沒有跟觀者接觸，但我們可以從畫面中看見其完整的五官；與此相反，我們欲得見女主人的五官，必須由「間接」方式的鏡像反射才能觀其真容，也顯示閨女不輕易示人的尊貴氣質。

從周圍的佈景來看，桌面上擺放了植物、盆栽，室內有假山樹石的人工造景，都足可見畫中主人所處在一個品味非凡的優雅環境。宋人尤愛在室內擺放盆栽，宋詩中關於買賣花、象徵友誼的互相贈花、盆栽等雅事也不甚枚舉，這些生活習氣，也都自然的在畫中表現出來。

雜技戲孩樂趣多



雜技戲孩圖

團扇·絹本·設色畫

20.4x20.4 cm。

現藏臺北故宮博物院

這幅畫舊傳是蘇漢臣的作品，後來被認為是元代佚名畫家之作，不過仍可用來討論蘇漢臣的繪畫風格。在「雜技戲孩圖」中，雜技藝人正使出渾身解數的表演，逗弄圍觀的小朋友，希望能引起他們的注意，讓他們的爸爸媽媽能買些小玩意回去。將宋代市集的熱鬧與純樸的民情躍然紙上。

畫面中雖然只有兩個小朋友，但在這裡是「以少代多」。在熱鬧的街上，是不可能只有一個雜技藝人和兩個小朋友的，但因畫幅有所限制，因此只要將最精髓的部分表現出來即可。另外，圍著雜技藝人（貨郎）的孩童，從衣服與其行為上，可看出是平民百姓的孩子。因為貴族的孩子都在大宅院內，等著丫環將玩具買回來，哪能活活潑潑的圍著雜技藝人團團轉呢？

這幅圖是畫在扇面上的，本來空間就不大，因此將人物放大，才能使扇面的圖案不至於散亂瑣碎。我們可以看見，由於年代久遠的關係，此幅圖的褪色有點嚴重，當初畫好時，想必是敷色鮮明的。而現在他的褪色，除了顯示時光不再，也帶給我們一種高古的懷舊感。

貨郎孩童齊嬉鬧



貨郎圖

立軸・絹本・設色

181.5X267.3 cm

現藏臺北故宮博物院

這幅「貨郎圖」舊傳為蘇漢臣所畫，但經學者研究，這幅圖應該是元或明代的畫家作品，因蘇漢臣一系列「貨郎圖」、「嬰戲圖」太過精采，因此被歸入他的名下。

像這種「傳」某畫家作或是「仿」某畫家作的作品，古今中外歷來有之。因為「傳移摹寫」便是一種學習繪畫的入門方法，像是之前介紹過顧愷之的「洛神賦圖」，也正是因為功力好的「傳寫之作」能被保存下來，後人才能據以理解顧愷之的繪畫風格，因此這類「傳寫之作」或是「仿作」的存在，只要不是以功利意圖為之，再加上其優良的作畫技巧，便有其珍貴與必要性。

蘇漢臣是開創「貨郎圖」這一類民俗畫題材的先河。優秀的畫作正如一面歷史的鏡子，讓我們得以瞭解當時百姓的生活情態。透過這幅圖我們看見，不同於另一幅圖的雜技藝人把貨物全背在身上叫賣；貨郎有著自己的推車，推車上是自己自製的支架，由較寬的基底由下往上變窄些，頗符合重力學。所要賣的貨物，一層一層的掛在支架上，琳琅滿目。周圍的孩童邊跑著、邊圍著貨郎嬉鬧著，有些小朋友背著自己的小弟弟、小妹妹一起看；有的手上已經拿了一個；還有得太過興奮，跌倒在地，還翻了幾個筋斗來。生動的畫面躍然紙上，您會不會也想加入呢？

藝術對歷史的見證

經過北宋，又度過南宋，儘管政治變遷，仍動搖不了藝術的生命力。藝術家對生命的追索與超越，反映在其作品中，見證了歷史的變遷。

在「秋庭嬰戲圖」中，我們看見一個藝術上的黃金時代—北宋—何其豪華雍容！貴族孩童的玩耍閒趣，何其自得！從人物到背景一絲不苟的畫風，何其細膩！在「妝靚仕女圖」中，我們看見氣燄小了，不鋪張，而是「雅」了。儘管一樣是表現貴族、一樣是以開花植物為背景，一邊是芙蓉花與白雛菊的爭艷；一邊則是以盆栽樹石作輕微的點綴，象徵一種生活品質的深度品茗。在「雜技戲孩圖」、「貨郎圖」中，我們看見了一般平民的、不同於貴族的生活方式。他們或許沒有豪華服飾、或許沒有身在周圍都是繁花茂葉的美麗庭院裡，但是卻將自己特有的生命力，投射在畫面中，幾百年過後我們看見了，仍會聯想到，自己也曾有過這樣的童年。

蘇漢臣為跨越南北兩宋的畫家，其畫風見證了北宋的富麗堂皇與南宋的溫柔雅致、見證了貴族孩童的悠然自得與平民孩童的自由奔放。他走過了時代，也帶我們走進了歷史，至今仍餘音不絕。